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四

內樣巾子

舊輿服志武德已來始有巾子中宗景龍四年三月
因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本紀誤作甲子已見
前宋鳳臺子王得臣彥輔塵史卷上禮儀篇云隋大
業中牛宏請著巾子以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唐武德
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
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錢希白南

部新書丙同如王錢二說中子隋時已有不始唐初但用桐木自不如絲葛著裹頭帛下一語其製可見

總論新書兵志

舊書無兵志新書補之甚善但其首段泛說一朝大意而終之云若乃將率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愚謂征防守衛事之大者後世所欲考而知者正在乎此乃謂其不可悉記而略去之何也旣略去制度不詳而記廢置治亂何益且此段之前半截極力提唱搖曳府兵立制之美又言府

兵之所以爲美者以其能寓兵於農使人讀之不覺
神往及徐徐讀至下文實敍府兵制度而所謂寓兵
於農者仍不可得而詳也所云居處敍養畜材待事
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盡合古法益得其大意者
畢竟如何節目如何不盡合古如何得其大意但有
空空唱嘆絕未明敍其制令人徒增悵悶夫古今時
勢不同當隋唐而必欲行三代之事反嫌執泥府兵
不盡合古得其大意此正其善於調劑處何但空說
一番乎此制起於周隋定於唐初至天寶而壞一壞
不可再復然其立法之善存之足備采取竊計三百

年中兵事頭緒繁多而提掇唱嘆空句亦敘事之不可少者約須二萬言可了今只七千餘字宜其不詳乃新志既不詳而通典兵門但載行伍營陣中事於府兵全不記載亦爲可恨

武德三年析關中爲十二軍軍置將副一人以督耕戰六年軍置坊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軍將不但督戰且督耕又有檢察戶口勸課農桑者可見府兵平日卽農夫也無不耕而食者其制美矣但所耕之田不知在何處如何給之如禁軍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
有此一句而天下府兵所耕之田則不見如何督之如何檢察勸課之且

府兵散在天下而隸於諸衛折衝都尉府諸衛府在京師平日如何統屬關內道近尚可若遠者殊不曉其統屬之法其平日受治於州刺史縣令與其所出租庸調與平民同乎異乎皆不得知以意度之軍將副坊主大約似今衛守備耳下文云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又云府兵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無握兵之重此二段稍見寓兵於農崖

略然於所謂征者略見之矣而所謂防守衛者則全未之及

杜牧樊川文集第五卷原十六衛篇多是議論亦不見制度中一段云所部之兵散舍諸廟三時耕稼襫襫未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及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此段亦頗見征防守衛之槩

置府之數各書互異

新兵志云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

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文獻通考一百五十一卷引章氏曰

名俊卿著會山堂考索

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贊

奏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

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

四其數不同愚謂章氏所考數不同者猶據他書今

觀新百官志折衝都尉下注三輔及近畿州都督府

皆置府凡六百三十三與會要同與兵志已自相違

又兵志言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地理志關內道所載

府凡二百七十五二者亦不同何也

新書意主簡明愛惜筆墨甚矣

而此段百官志注文與兵志多重複何不歸併一處
而於官志但云詳兵志又杜牧原十六衛篇自注又
云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甚分明不知何以互異如此

兵志校誤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云云一
段說農隙閱武之法內二人校之人合課而進云云
上人字衍又左右擊鉢少却云云右當作校二字文
獻通考誤與汲古閣新兵志同以意改

此在京師教閱訓練也天

下州縣府兵如何訓練則不可考

彊騎

新兵志府兵之法壞番役更代不以時衛士稍込匿

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開元十一年取京兆蒲
同岐華府兵及白丁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
長從宿衛歲一番明年更號曠騎十三年始以曠騎
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衛爲六番案張說傳衛兵貧弱
番休者亾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
簡其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
師後所謂曠騎者也據此似其初本府兵散居各州
郡番上宿衛說所募則聚居京師以十二萬兵聚居
京師勢有不給故復分隸之而所分隸亦但在近畿
無遠者兵志空發議論多紀載實制少文獻通攷抄

撮而已無所發明故不能詳悉

方鎮節度使之兵

舊書於地理志中說方鎮兵制新書則摭入兵志雖意在移易其篇名以竄改閱者之耳目但舊無兵志故入地理此等本是兵事入兵志是也惟其所敘各道之各軍各守捉各城各鎮與舊地志頗多互異此等皆是實法實事作者固不便以意妄造欺人自是各有所據大約新書據後定者然以新書之立意欲求異於舊書則此等互異處斷不可偏信新而廢舊如舊地志平盧二軍此一軍又范陽彼九軍此十六

河西彼八軍此十軍又隴右彼九軍此十八軍
又劍南彼六軍鎮此十軍三十八鎮又嶺南彼二軍
此六軍其他數雖同而名亦多異至於福州經略軍
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
曰河南道此二段似與舊地志更大不同考江南道
河南道並非節度道名彼但云福州刺史萊州登州
刺史領之恐此志據後定者至於朔方經略豐安定
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
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考此
九軍六城一守捉舊地志皆爲朔方節度所管而此

乃以爲關內蓋其實是朔方節度所管但在關內道界中耳似異實同也

三蒼說文字林

舊經籍志小學類三蒼三卷李軌等撰郭璞解李軌當作李斯又三蒼訓詁二卷張揖撰說文解字十五卷許慎撰字林十卷呂忱撰愚案三蒼說詳二十二卷史籀所作史篇十五篇西漢時著於功令學僮能諷乃得爲史建武雖亾其六殘本尙存今唐志遂不載則已亾矣竊疑魏晉南北朝人好古者多何以致亾據漢志三蒼多取史篇文字然則史篇卽在三蒼

中士予以其不必兩習故亡耳然三蒼故在也呂忱
晉人晉書無傳其爵里可考者北史三十四江式傳
延昌三年式上表稱晉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而
隋書經籍志則云弦令其字林卷數江式云六卷已
與舊唐志不同封演聞見記第二卷文字篇又作七
卷新唐藝文志又作十卷宋史藝文志又作五卷其
作書之旨江式云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
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封
演云呂忱按羣典接異字撰字林亦五百四十部凡
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

者是忱所益張參五經文字序例云許叔重收集籀
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後有呂忱
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
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
祧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就江式封
演張參說尋之規模約略可睹新書選舉志云凡學
館諸生九經外讀說文字林三蒼凡書學石經三體
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張參亦云今制國子監
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
下之唐時三書與蔡邕石經並立學課士如此宋史

藝文志雜亂無章誠難深據姑就考之此志已無三
蒼則三蒼亾於宋然猶有字林不知何時又亾之尙
幸說文巋然特存若有神物護持學者未通此書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蒼頡埤蒼

漢志又有蒼頡篇卽三蒼也但合之耳今舊唐經籍
志新唐藝文志皆有蒼頡訓詁二卷杜林撰似唐尙
有此書宋志則亾矣又曹魏張揖撰埤蒼似是埤益
蒼頡者又撰廣雅以廣爾雅二書新舊唐志亦皆有

舊碑蒼下注
張揖撰誤

隋曹憲注廣雅避諱改博雅宋志直言